

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



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



下

《唐詩三百首》指導大概

有些人在生病的時候或煩惱的時候，拿過一本詩來翻讀，偶爾也朗吟幾首，便會覺得心上平靜些，輕鬆些。這是一種消遣，但跟玩骨牌或紙牌等等不同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運氣。跟讀筆記一類書也不同，那些書可以給人新的知識和趣味，但不直接調平情感。讀小說在這些時候大概祇注意在故事上，直接調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詩。詩是抒情的，直接訴諸情感，又是節奏的，同時直接訴諸感覺，又是最經濟的，語短而意長。具備這些條件，讀了心上容易平靜輕鬆，也是當然。自來說，詩可以陶冶性情，這句話不錯。

但是詩決不祇是一種消遣，正如筆記一類書和小說等不是的一樣。詩調平情感，也就是節制情感。詩裏的喜怒哀樂跟實生活裏的喜怒哀樂不同，這是經過「再圓再煉再調和」的。詩人正在喜怒哀樂的時候，決想不到作詩。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靜了，他才會吟味那平靜了的情感想到作詩，於是乎運思造句，作成他的詩，這才可以供欣賞。要不然，大笑狂號只教人心緊，有什麼可欣賞的呢？讀詩所欣賞的便是詩裏所表現的那些平靜了的情感。假如是好詩，說的即使怎樣可氣可哀，我們還是不厭百回讀的。在實生活裏便不然，可氣可哀的事我們大概不願重提。這似乎是有私無私或有

我無我的分別，詩裏無我，實生活裏有我。別的文學類型也都有這種情形，不過詩裏更容易見出。讀詩的人直接吟味那無我的情感，欣賞它的發而中節，自己也得到平靜，而且也會漸漸知道節制自己的情感。一方面因為詩裏的情感是無我的，欣賞起來得設身處地，替人着想。這也可以影響到性情上去。節制自己和替人着想這兩種影響都可以說是人在模倣詩。詩可以陶冶性情，便是這個意思。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，也祇這是這個意思。

部定初中國文課程標準「目標」裏有「養成欣賞文藝之興趣」一項，略讀教材裏有「有注釋之詩歌選本」一項。高中國文課程標準「目標」裏又有「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」一項，關於略讀教材也有「選讀整部或選本之名著」的話。欣賞文藝，欣賞中國文學名著，都不能忽略讀詩。讀詩家專集不如讀詩歌選本。讀選本雖祇能「嘗鼎一臠」，卻能將各家各派鳥瞰一番；這在中學生是最適宜的，也最需要的。有特殊的選本，有一般的選本。按着特殊的作派選的是前者，按着一般的品味選的是後者。中學生不用說該讀後者。《唐詩三百首》正是一般的選本。這部詩選很著名，流行最廣，從前是家絃戶誦的書，現在也還是相當普遍的書。但這部選本並不成為古典；它跟《古文觀止》一樣，只是當年的童蒙書，等於現在的小學用書。不過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下，這部書給高中學生讀才合式。無論它從前的地位如何，現在它卻是高中學生最合式的一部詩歌選本。唐代是詩的時代，許多大詩家都在這時代出現，各種詩體也都在這時代發展。這部書選在清代中葉，入選的差不多都

是經過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，差不多都是歷代公認的好詩。雖然以明白易解為主，並限定詩篇的數目，規模不免狹窄些，卻因此成為道地的一般的選本，高中學生讀這部書，靠着注釋的幫忙，可以吟味欣賞，收到陶冶性情的益處。

本書是清乾隆間一位別號蘅塘退士的人編選的。卷首有《題辭》，末尾記着「時乾隆癸未年春日，蘅塘退士題」。乾隆癸未是公元一七六三年，到現在快一百八十年了。有一種刻本「題」字下押了一方印章，是「孫洙」兩字，也許是選者的姓名。孫洙的事迹，因為眼前書少，還不能考出、印證。這件事只好暫時存疑。《題辭》說明編選的旨趣，很簡短，鈔在這裏：

世俗兒童就學，即授《千家詩》，取其易於成誦，故流傳不廢。但其詩隨手掇拾，工拙莫辨。且止五、七律、絕二體，而唐、宋人又雜出其間，殊乖體製。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，擇其尤要者，每體得數十首，共三百餘首，錄成一編，為家塾課本。俾童而習之，白首亦莫能廢。較《千家詩》不遠勝耶？諺云：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」，請以是編驗之。

這裏可見本書是斷代的選本，所選的只是「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」，就是唐詩中的名作。而又祇「擇其尤要者」，所以只有三百餘首，實數是三百一十首。所謂「尤要者」大概着眼在陶冶性情上。至於以明白易解的為主，是「家塾課本」的當然，無須特別提及。本書是分體編的，所以說「每體得數十首」。引諺語一方面說明為什麼只選三百餘首。但編者顯然同時在模倣「三百篇」。《詩經》三百零

五篇，連那有目無詩的六篇算上，共三百一十一篇；本書三百一十首，決不是偶然巧合。編者是怕人笑他僥倖，所以不將這番意思說出。引諺語另一方面教人熟讀，學會吟詩。我們現在也勸高中學生熟讀，熟讀才真是吟味，才能欣賞到精微處。但現在卻無須再學作舊體詩了。

本書流傳既廣，版本極多。原書有注釋和評點，該是出於編者之手。注釋只注事，頗簡當，但不釋義。讀詩首先得了解詩句的文義；不能了解文義，欣賞根本說不上。書中各詩雖然比較明白易懂，又有一些注，但在初學還不免困難。書中的評，在詩的行旁，多半指點作法，說明作意，偶然也品評工拙。點只有句圈和連圈，沒有讀點和密點——密點和連圈都表示好句和關鍵句，並用的時候，圈的比點的更重要或更好。評點大約起於南宋，向來認為有傷雅道，因為妨礙讀者欣賞的自由，而且免不了成見或偏見。但是，謹慎的評點，對於初學，也未嘗沒有用處。這種評點，可以幫助初學了解詩中各句的意旨，並培養他們欣賞的能力。本書的評點，似乎就有這樣效用。

但是最需要的還是詳細的注釋。道光間，浙江省建德縣（？）人章燮鑒於這個需要，便給本書作注，成《唐詩三百首注疏》一書。他的自跋作於道光甲午，就是公元一八三四年，離蘅塘退士題辭的那年是七十一年。這注本也是「爲家塾子弟起見」，很詳細。有詩人小傳，有事注，有義疏，並明作法，引評語；其中李白詩用王琦《李太白集注》，杜甫詩用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。原書的旁評也留着，但連圈沒有——原刻本並句圈也沒有。書中還增補了一些詩，卻沒有增選詩家。以注書的體例而論，這

部書可以說是駁雜不純，而且不免繁瑣、疏漏、傳會等毛病。書中有「子墨客卿」（名翰，姓不詳）的校正語十來條，都確切可信。但在初學，這卻是一部有益的書。這部書我只見過兩種刻本。一種是原刻本。另一種是坊刻本，四川常見。這種刻本有句圈，書眉增錄各家評語，並附道光丁酉（公元一八三七年）印行的江蘇金壇于慶元的《續選唐詩三百首》。讀《唐詩三百首》用這個本子最好。此外還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《唐詩三百首》，根據蘅塘退士的原本而未印評語。又，世界書局石印《新體廣注唐詩三百首讀本》，每詩後有「注釋」和「作法」兩項。「注釋」注事比原書詳細些；兼釋字義，卻間有誤處。「作法」兼說明作意，還得要領。卷首有《學詩淺說》，大致簡明可看。書中只絕句有連圈，別體只有句圈；絕句連圈處也跟原書不同，似乎是鈔印時隨手加上，不足憑信。

本書編配各體詩，計五言古詩三十三首，樂府七首，七言古詩二十八首，樂府十四首，五言律詩八十首，七言律詩五十首，樂府一首，五言絕句二十九首，樂府八首，七言絕句五十一首，樂府九首，共三百一十首。五言古詩和樂府，七言古詩和樂府，兩項總數差不多。五言律詩的數目超出七言律詩和樂府很多；七言絕句和樂府卻又超出五言絕句和樂府很多。這不是編者的偏好，是反映着唐代各體詩發展的情形。五言律詩和七言絕句作的多，可選的也就多。這一層下文還要討論。五，七，古，律，絕的分別都在形式，樂府是題材和作風不同。樂府也等下文再論，先說五，七，古，律，絕

的形式。這些又大別爲兩類：古體詩和近體詩。五、七言古詩屬於前者，五、七言律、絕屬於後者。所謂形式，包括字數和聲調（即節奏），律詩再加對偶一項。五言古詩全篇五言句，七言古詩或全篇七言句，或在七言句當中夾着一些長短句。如李白《廬山謠》開端道：

我本楚狂人，狂笑笑孔丘。手持綠玉杖，朝別黃鶴樓。五岳尋仙不辭遠，一生好入名山遊。

又如他的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開端道：

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。長風萬里笑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。

這些都是七言古詩。五、七古全篇沒有一定的句數。古、近體詩都得用韻，通常兩句一韻，押在雙句末字；有時也可以一句一韻，開端時便多如此。上面引的第一例裏「丘」「樓」「遊」是韻，兩句間見；第二例裏「留」和「憂」是逐句韻，「憂」和「樓」是隔句韻。古體詩的聲調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，七言更其如此，只以讀來順口、聽來順耳爲標準。但順口順耳跟着訓練的不同而有等差，並不是一致的。

近體詩的聲調卻有一定的規律；五、七言絕句還可以用古體詩的聲調，律詩老得跟着規律走。規律的基礎在字調的平仄，字調就是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上、去、入都是仄聲。五、七言律詩基本的平仄式一如次：

五律

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仄平平

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仄平平

七律

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

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

即使不懂平仄的人也能看出律詩是兩組重複、均齊的節奏所構成，每組裏又自有對稱、重複、變化的地方。節奏本是異中有同，同中有異，律詩的平仄式也不外這個理。即使不懂平仄的人只默誦或朗吟這兩個平仄式，也會覺得順口順耳；但這種順口順耳是音樂性的，跟古體詩不同，正和語言跟音樂不同一樣。律詩既有平仄式，就只能有八句，五律是四十字，七律是五十六字——排律不限句數，但本書裏沒有。絕句的平仄式照律詩減半——七絕照七律的前四句——，就是只有一組的節奏。這裏所舉的平仄式只是最基本的，其中有種種繁複的變化。懂得平仄的自然漸漸便會明白。不懂平仄的，只要多讀，熟讀，多朗吟，也能欣賞那些聲調變化的好處，恰像聽戲多的人，不懂板眼，也能分別唱的好壞，不過不大精確就是了。四聲中國人人語言中都有，但要辨別某字是某聲，卻得受過訓練才成。從前的訓練是對對子跟讀四聲表，都在幼小的時候。現在高中學生不能辨別四聲也就是不懂平仄的，大概有十之八九。他們若願意懂，不妨試讀四聲表。這只消從《康熙字典》卷首附載

的《等韻切音指南》裏選些容易讀的四聲如「巴把霸捌」「庚梗更格」之類，得閒就練習，也許不難一旦豁然貫通（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學詩入門》裏有一個四聲表，似乎還容易讀出，也可用）。律詩還有一項規律，就是中四句得兩兩對偶，這層也在下文論。

初學人讀詩，往往給典故難住。他們一回、兩回不懂，便望而生畏，因畏生懶；這會斷了他們到詩去的路。所以需要注釋。但典故多半只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；用典故跟用比喻往往是一個理，並無深奧可畏之處。不過比喻多取材於眼前的事物，容易了解些罷了。廣義的比喻連典故在內，是詩的主要的生命素；詩的含蓄，詩的多義，詩的暗示力，主要的建築在廣義的比喻上。那些取材於經驗和常識的比喻——一般所謂比喻只指這些——，可以稱為事物的比喻，跟歷史的比喻、神仙的比喻鼎足而三。這些比喻（廣義，後同）都有三個成分：一，喻依，二，喻體，三，意旨。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，喻體是被比喻的材料，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。先從事物的比喻說起。如「天邊樹若薺」（五古，孟浩然，《秋登蘭山寄張五》），薺是喻依，天邊樹是喻體，登山望遠樹，只如薺菜一般，只見樹的小和山的高，是意旨。意旨卻沒有說出。又，「今朝此爲別，何處還相遇？世事波上舟，沿洄安得住！」（五古，韋應物，《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》）世事是喻體，沿洄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，惜別難留是意旨——也沒有明白說出。又，「吳姬壓酒勸客嘗」（七古，李白，《金陵酒肆留別》），當壚是喻體，壓酒是喻依，壓酒的「壓」和所謂「壓裝」的「壓」用法一樣，壓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，更值得「盡觴」。

（原詩，「欲行不行各盡觴」。吳姬當壚，助客酒興是意旨。這裏只說出喻依。又，「辭嚴義密讀難曉，字體不類隸與蝌。年深豈免有缺畫？快劍斫斷生蛟螭。鸞翔鳳翥衆仙下，珊瑚碧樹交枝柯，金繩鐵索鎖紐壯，古鼎躍水龍騰梭」（七古，韓愈，《石鼓歌》）。「快劍」以下五句都是描寫石鼓的字體的。這又分兩層。第一，專描寫殘缺的字。缺畫是喻體，「快劍」句是喻依，缺畫依然勁挺有生氣是意旨。第二，描寫字體的一般。字體便是喻體，「鸞翔」以下四句是五個喻依——「古鼎躍水」跟「龍騰梭」各是一個喻依。意旨依次是雋逸，典麗，堅壯，挺拔——末兩個喻依只一個意旨——，都指字體而言，卻都未說出。又，「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絃切切如私語；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間關鶯語花底滑，幽咽泉流冰下難」（原作「水下灘」，依段玉裁說改——七古，白居易，《琵琶行》）。這幾句都描寫琵琶的聲音。大絃嘈嘈跟小絃切切各是喻體，急雨跟私語各是喻依，意旨一個是高而急，一個是低而急。「嘈嘈」句又是喻體，「大珠」句是喻依，圓潤是意旨。「間關」二句各是一個喻依，喻體是琵琶的聲音；前者的意旨是明滑，後者是幽澀。頭兩層的意旨未說出，這一層喻體跟意旨都未說出。事物的比喻雖然取材於經驗和常識，卻得新鮮，才能增強情感的力量；這需要創造的工夫。新鮮還得入情入理，才能讓讀者消化；這需要雅正的品味。

有時全詩是一套事物的比喻，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滲透在全詩裏。前者如朱慶餘《近試上張水部》：

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。妝罷低聲問夫婿：「畫眉深淺入時無？」（七絕）

唐代士子應試，先將所作的詩文呈給在朝的知名人看。若得他贊許宣揚，登科便不難。宋人詩話裏說：「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，因索慶餘新舊篇什，寄之懷袖而推贊之，遂登科。」這首詩大概就是呈獻詩文時作的。全詩是新嫁娘的話，她在拜舅姑以前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合式否？這是喻依。喻體是近試獻詩文給人，朱慶餘是在應試以前問張籍，所作詩文合式否？新嫁娘問畫眉深淺，爲的請夫婿指點，好讓舅姑看得入眼。朱慶餘問詩文合式與否，爲的請張籍指點，好讓考官看得入眼。這是全詩的主旨。又，駱賓王《在獄詠蟬》：

西陸蟬聲唱，南冠客思深。不堪玄鬢影，來對白頭吟。露重飛難進，風多響易沈。無人信高潔，誰爲表予心！（五律）

這是聞蟬聲而感身世。蟬的頭是黑的，是喻體，玄鬢影是喻依，意旨是少年時不堪回首。「露重」一聯是蟬，是喻依，喻體是自己，身微言輕是意旨。詩有長序，序尾道：「庶情沿物應，哀弱羽之飄零，道寄人知，憫餘聲之寂寞。」正指出這層意旨。「高潔」是蟬，也是人，是自己；這個詞是雙關的，多義的。又，杜甫《古柏行》（七古）詠夔州武侯廟和成都武侯祠的古柏，作意從「君臣已與時際會，樹木猶爲人愛惜」二語見出。篇末道：

大廈如傾要梁棟，萬牛迴首丘山重。不露文章世已驚，未辭翦伐誰能送？苦心豈免容蟻蟻？香葉終經宿

鸞鳳。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來材大難爲用。

大廈傾和梁棟雖已成爲典故，但原是事物的比喻。兩者都是喻依。前者的喻體是國家亂；大廈傾會壓死人，國家亂人民受難，這是意旨。後者的喻體是大臣，梁棟支柱大廈，大臣支持國家，這是意旨。古柏是棟梁材，雖然「不露文章世已驚」，也樂意供世用，但是太重了，太大了，誰能送去供用呢？無從供用，漸漸心空了，螞蟻爬進去了；但是「香葉終經宿鸞鳳」，它的身分還是高的。這是喻依。喻體是懷才不遇的志士幽人。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，但是才太大了，無人真知灼見，推薦入朝。於是貧賤衰老，爲世人所擲擯，但是他們的身分還是高的。這是才大難爲用，是意旨。

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。這所謂故事包羅的卻很廣大。經、史、子、集等等可以說都是的；不過詩文裏引用，總以常見的和易知的爲主。典故有一部分原是事物的比喻，有一部分是事跡，另一部分是成辭。上文說典故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，是專從詩文的一般讀者着眼，他們覺得詩文裏引用史事和神話或神仙故事的地方最困難。這兩類比喻都應該包括着那三部分。如前節所引《古柏行》裏的「大廈如傾要梁棟」，「大廈之傾，非一木所支」，見《文中子》，「栝柏豫章雖小，已有棟梁之器」，是袁粲嘆美王儉的話，見《晉書》。大廈傾和梁棟都是歷史的比喻，同時可還是事物的比喻。又，「乾坤日夜浮」（五律，杜甫，《登岳陽樓》）是用《水經注》。《水經注》道：「洞庭湖廣五百里，日月若出沒其中。」乾坤是喻體，日夜浮是喻依。天地中間好像只有此湖；湖蓋地，天蓋湖，天地好像只是

日夜飄浮在湖裏。洞庭湖的廣大是意旨。又：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」（五絕，劉長卿，《彈琴》），用魏文侯聽古樂就要睡覺的話，見《禮記》。兩句是喻依，世人不好古是喻體，自己不合時宜是意旨。這三例不必知道出處便能明白；但知道出處，句便多義，詩味更厚些。

引用事跡和成辭不然，得知道出處，才能了解正確。如「聖代無隱者，英靈盡來歸。遂令東山客，不得顧采薇」（五古，王維，《送綦毋潛落第還鄉》）。謝安曾隱居會稽東山。東山客是喻依，喻體是綦毋潛，意旨是大才隱處。采薇是伯夷、叔齊的故事，他們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。采薇是喻依，隱居是喻體，自甘淡泊是意旨。又，「客心洗流水」（五律，李白，《聽蜀僧濤彈琴》），流水用俞伯牙、鍾子期的故事。俞伯牙彈琴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就聽出了，道：「洋洋乎，若江河！」詩句是倒裝，原是說流水洗客心。流水是喻依，喻體是蜀僧濤的琴曲，意旨是曲調高妙。洗流水又是雙關的，多義的。洗是喻依，淨是喻體，高妙的琴曲滌淨客心的俗慮是意旨。洗流水又是喻依，喻體是客心；聽琴而客心清淨，像流水洗過一般，是意旨。又，錢起《送僧歸日本》（五律）道：「……浮天滄海遠，去世法舟輕。……惟憐一燈影，萬里眼中明。」一燈影用《維摩經》。經裏道：「有法門，名無盡燈。譬如一燈燃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夫一菩薩開導千百衆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（譯言「無上正等正覺心」），其於道意亦不減盡。是名無盡燈。」這兒一燈是喻依，喻體是覺者；一燈燃千百燈，一覺者造成千百覺者，道意不減是意旨。但在詩句裏，一燈影卻指舟中禪燈的光影，是喻

依，喻體是那日本僧，意旨是他回國傳法，輾轉無盡。——「惟憐」是「最愛」的意思。又，「後來鞍馬何逡巡，當先下馬入錦茵。楊花雪落覆白蘋，青鳥飛去銜紅巾。炙手可熱勢絕倫，慎莫近前丞相嗔！」（七言樂府，杜甫，《麗人行》）全詩詠三月三日長安水邊遊樂的情形，以楊國忠兄妹為主。詩中上文說到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，這幾句說到楊國忠——他那時是丞相。「楊花」二語正是暮春水邊的景物。但是全詩裏只在這兒插入兩句景語，奇特的安排暗示別有用意。北魏胡太后私通楊華作《楊白花歌辭》，有「楊花飄蕩落南家」，「願銜楊花入窠裏」等語。白蘋，舊說是楊花入水所化。楊國忠也和虢國夫人私通。「楊花」句一方面是喻依，喻體便是這件事實。楊國忠兄妹相通，都是楊家人，所以用楊花覆白蘋爲喻，暗示譏刺的意旨。青鳥是西王母傳書帶信的侍者。當時總該有些侍婢是給那兄妹二人居間。「青鳥」句一方面也是喻依，喻體便是這些居間的侍婢，意旨還是譏刺楊國忠不知恥。青鳥是神仙的比喻。這兩句隱約其辭，雖志在譏刺，而言之者無罪。又杜甫《登樓》（七律）：

花近高樓傷客心，萬方多難此登臨。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。北極朝廷終不改，西山寇盜莫相侵。可憐後主還祠廟，日暮聊爲《梁父吟》。

舊注說本詩是代宗廣德二年在成都作。元年冬，吐蕃陷京師，郭子儀收復京師，請代宗反正。所以有「北極」二句。本篇組織用賦體，以四方爲骨幹。錦江在東，玉壘山在西，「北極」二句是北眺所思。當時後主附祀先主廟中，先主廟在成都城南。「可憐」二句正是南瞻所感（羅庸先生說見《國

文月刊九期)。可憐後主還有祠廟，受祭享；他信任宦官，終於亡國，辜負了諸葛亮出山一番。《三國志》裏說「亮躬耕隴畝，好爲《梁父吟》」，《梁父吟》的原辭不傳（流傳的《梁父吟》決不是諸葛亮的《梁父吟》），大概慨嘆小人當道。這二語一方面又是喻依，喻體是代宗和郭子儀；代宗也信任宦官，杜甫希望他「親賢臣，遠小人」（諸葛亮《出師表》中語），這是意旨。「日暮」句又是一喻依，喻體是杜甫自己；想用世是意旨。又，「今朝郡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澗底束荊薪，歸來煮白石」（五古，韋應物，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），煮白石用鮑靚事。《晉書》：「靚學兼內外，明天文《河洛書》。嘗入海，遇風，飢甚，取白石煮食之。」煮白石是喻依，喻體是那山中道士，他的清苦生涯是意旨。這也是神仙的比喻。又，「總爲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」（七律，李白，《登金陵鳳凰臺》），兩句一貫，思君的意思似甚明白。但樂府《古楊柳行》道：「讒邪害公正，浮雲冷白日」，古詩也道：「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顧反」，本詩顯然在引用成辭。陸賈《新語》說：「故邪臣之蔽賢，猶浮雲之障日月也。」本詩的「浮雲能蔽日」，一方面也是喻依，喻體大概是楊國忠等遮塞賢路。意旨是邪臣蔽君誤國；所以有「長安」句。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引用故事，得增減變化，才能新鮮入目。宋人所謂「以舊爲新」，便是這意思。所引各例可見。

典故滲透全詩的，如孟浩然《臨洞庭上張丞相》（五律）：

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

魚情。

張丞相是張九齡，那時在荊州。前四語描寫洞庭湖，三四是名句。後四語蟬聯而下，還是就湖說，只「端居」句露出本意，這一語便是《論語》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」的意思。「欲濟」句一方面說想渡湖上荊州去，卻沒有船，一方面是一喻依。偽《古文尚書·說命》殷高宗命傅說道，「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」。本詩用這喻依，喻體卻是欲用世而無引進的人，意旨是希望張丞相援手。「坐觀」二語是一喻依。《漢書》用古人言：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」本詩裏網變爲釣。這一聯的喻體是羨人出仕而得行道。自己無釣具，只好羨人家釣得的魚，自己不得仕，只好羨人家行道。意旨同上。

全詩用典故最多的，本書中推杜甫《寄韓諫議注》一首（七古）：

今我不樂思岳陽，身欲奮飛病在牀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鴻飛冥冥日月白，青楓葉赤天雨霜。玉京羣帝集北斗，或騎麒麟翳鳳凰。芙蓉旌旗煙霧落，影動倒景搖瀟湘。星宮之君醉瓊漿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似聞昨者赤松子，恐是漢代韓張良，昔隨劉氏定長安，帷幄未改神慘傷。國家成敗吾豈敢，色難腥腐餐楓香。周南留滯古所惜，南極老人應壽昌。美人胡爲隔秋水！焉得置之貢玉堂！

韓諫議的名字事迹無考。從詩裏看，他是楚人，住在岳陽。肅宗平定安史之亂，收復東、西京，他大約也是參與機密的一人。後來去官歸隱，修道學仙。這首詩是愛惜他，思念他。第一節說思念他，是秋日，自己是在病中。美人這喻依見《楚辭》，但在這兒喻體是韓諫議，意旨是他的才能出衆。